

## 清代桂林画家阳元晖

□庞铁坚 文/供图

有清一朝，桂林出过不少画家，如罗辰、李吉寿、李秉绶等，都是名冠一时、为后人知晓者。但是，有一位叫阳元晖的桂林画家，同样享有画名，今人却多不知，原因是后人把他的名字弄错了。

据林京海著《清代广西绘画系年》一书，阳元晖，字小初，一作少初，其绘画学于居廉（有人认阳元晖学画于居巢，林京海先生辨证为其师从居廉），工人物及花卉。其实，阳元晖的绘画题材很广，人物及花卉固然是其强项，尤其他的《射雁》，人物神态准确生动，被射中的那只雁从空中落下与射手、仆从构成了很好的对应关系。他画的北方山水如长城塞外也颇见雄壮冷峻的风格。

阳元晖绘画用印或者题名有“元晖”、“小初”、“少初”、“字霁南号小初”、“阳元晖”、“阳印”、“蕉桐馆”以及“枫江外史”、“枫江老渔”等。后人误将其名字写成“杨小初”、“杨元晖”，这一错误使得其画名在画史上大打折扣，毕竟，古人画作主要靠原作流传，能够留存下来传世的作品本就不多，很多人并没有机会看到画家的画作，只能慕其名，当名字也被搞错，“慕名”被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，实在是很糟糕的事。

阳元晖在桂林与原配育有一子一女，因谋生，他别家到广东做事数十年。家乡的原配去世后，他在广东娶了妾，生二子。在广东期间，他与广东著名画家来往甚多，如光绪二年（1876），在广东补用巡检时，曾与居廉、李岳云合作绘画；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，因征黎出力，任候补知县。

阳元晖病逝于琼州任上。临终前，他信函召儿子前去探视，可惜父子未能见上最后一面。年轻的儿子用船将父亲的遗体运回桂林，葬于东郊。其两个幼子随生母留在海南，后与桂林阳家无音信往来。

阳元晖在世时，所存画作、印章等皆不少。

阳元晖的遗物中，计有画箱8只，装满了他自己的画作以及与友人往来的互赠之作。古代桂林多木屋，火患甚烈。清末一次火灾，阳元晖这8只画箱，只救出2只，其余皆被火焚。抗战初，日机常袭桂林，阳家后人将这2箱画作转到庙头圩存放于亲友家中。阳家在城里的房子被日机炸中，这些画作算是逃过一劫。1944年，桂林沦陷，这2只画箱在庙头遭劫掠。

阳元晖有作品如《凌霄天牛图扇页》等藏于广西博物馆。他的后人手中，仅存有几幅遗作，且多是自藏习作，除了留印，几乎没有题款，不算是“大功告成”的完成作品。

他留下来的《自画像》，完全不同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那种端坐静思的样子，而是一位劳力者辛苦地拉着一辆“柔姿车”（康有为在桂林见到这种车子，取此名）谋生计的场景。阳元晖是文人、画家，他只能用自己的画笔、文字去谋生，这种劳力的“自画”场景，显然是一种艺术夸张。

《自画像》没有描绘桂林山水，完全是画家的生活写真：那辆车便是他的家庭，上面载着妻子儿女。生活的千斤重担，妻子儿女未必理解，可能还有一些过高的生活奢望，使得画家在窘迫的生活压力下抛妻别子到广东去讨生活。画作用笔洗练，人物神态逼真，人与物的透视感很好，充分体现了画家的绘画功底。

这幅画也展现了晚清桂林文人的生活趣味：养花、喂鸟、饲犬、品茗等。

在这幅《自画像》旁，他还题了诗。这首诗，也不是文人绘画时惯写的古体诗，而是采用了元曲风格，在调侃中悲叹：“自叹苦生涯，一个家，千斤车，筋疲力竭为牛马。儿饥叫爷女寒叫爹，胭脂娘子鞭还骂。劝浑家，休怨咱，都是命途差，世事太纷拏，相就些，莫嗟呀，挣牙慧何为者！沁心有茶，养目有花，富贵荣华随他罢！力不加肩，难卸拖得似人虾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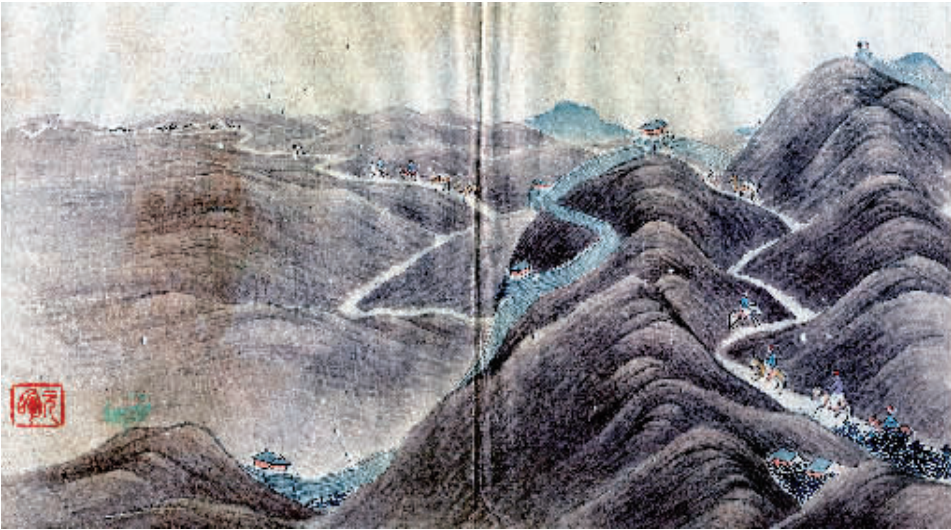
阳元晖在这幅画中的题名是：“枫江外史戏

笔。”阳元晖是临桂庙岭人（原属灵川，故民国版《灵川县志》有阳元晖条目），庙岭有村叫枫江头，可能是阳家最早自江西迁来时落户的地方，故他喜用“枫江外史”、“枫江老渔”的题名，表示自己的家乡情结吧。

从画作的内容和题诗来看，这是一幅自藏画，不是拿去送人示人之作，因而感情真挚，用笔辛辣。从这幅宝贵的存画来看，阳元晖不仅绘画很好，文字也非常有穿透力。他还留存有一首写妾弹琵琶的诗，说妾年轻时，琴艺不行，弹调未工，但“不仗琵琶仗妾容”，“当年一曲客输金”。随着岁月替更，妾的琴艺虽然很高超了，却“此日曲终人不听”，因为世上“重色多，知音少”也。从这些留存下来的极少文字，我们可以臆测一下：如果阳元晖身处民国，仅他的文字就可以为他赢得名作家、名记者的荣誉。



▲阳元晖《自画像》



▲阳元晖《长城塞外》



▲阳元晖《射雁》

## 全州过山牌子

□廖雨刚 文/摄

全州县有一种悠扬的曲调，既能让你热血沸腾心潮涌动，又能让你赏心悦目心平气和，让你如痴如醉物我两忘；还能解开你心中的疙疙瘩瘩，融化你生活中的是非怨恨，让你进入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的人生淡然境界。它就是被列入桂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全州唢呐“过山牌子”。

在全州，提及想听“过山牌子”，老人们都讲：“你去找全州‘过山牌子’唢呐队的唐义武，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‘唐1-5’，保证能让你心花怒放。”近日，我专程来到全州县火车站一座古旧的瓦房（全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）拜访了这位唐老师。

唐义武老师如今77岁高龄，上世纪40年代初出生在安和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，从小就喜爱音乐，向往艺术，8岁时自己就用皮竹制作笛子学吹曲调。11岁时，在没有任何人指导的情况下，自己做成一把二胡练习拉曲，后拜师，专心学习二胡和唢呐。1956年，他被允许参加了本村俱乐部，并很快学会了20多曲彩调常用唱腔，从此后便跟随先辈们游艺乡间。因穷无钱买戏票，他经常是一个人翻越围墙到当时的桂剧院偷看桂戏。1962年，唐义武因有多技之强进入县桂剧团，领导分配他任左场“二把手”（拉戏剧二胡兼吹唢呐）。由于他勤学苦练，不到一年半便坐上了“主胡”位子。1964年，他从县总工会借来了一把旧小号和一支单簧管，利用下乡演出的空闲时间，一个人躲在牛棚里摸索着学会了小号 and 单簧管的吹奏。他曾多次被评为县、市、自治区乃至国家级的演奏奖，并多年担任桂剧团团长。退休后，除整理大量曲牌外，他还创作了《孝顺歌》《送魂》《黄泉路》《蝶恋花》《湘江随想曲》《喜庆农家乐》等10余曲管乐吹奏曲。唐义武从艺60多年，他的生命已与民间音乐紧密地融为一体，县内艺人根据他的名字谐音，戏称他为“唐1-5”，被人们尊称为全州民间艺术的“活宝”。

谈起全州的唢呐“过山牌子”，唐老师如数家珍，娓娓道来。

全州的唢呐“过山牌子”是全州当地民间唢呐吹奏曲牌，过山是指为迎亲而在跋山涉水中吹奏的。将曲牌冠以俗名，是指全州的过山牌子是不同于全州之外任何地区的唢呐吹奏曲牌。宋代时就有全州先贤陶崇在全州民间发掘整理并出版过《宋饶歌鼓吹曲》一书，他在被宋宁宗召见时呈献该书后曾得到“圣上嘉喻”（《陶氏族谱》明代版）。可见，那时的全州过山牌子已广泛盛行于民间。全州史上凡红白喜事，不管城乡必须要请过山牌子的鼓手班，少则两堂（班），多则六

七堂。过山牌子的曲调内容广博，从中可以窥探到古代民族的原始崇拜、宫廷礼仪、生活习俗等精彩的历史断面。唢呐“过山牌子”2009年已列入桂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

全州的唢呐“过山牌子”在继承中发展，其演奏母曲由唐宋时期中原的一些江湖艺人传入，既有中原文化的特点，如以宋词牌名为名的《桂林枝香》、《玉美人》、《江淮楼》等，又兼容本地先辈艺人发展及民间俚曲及戏剧音乐，从而形成了独特韵味，通过打击乐的配合，吹奏时运用轻重快慢的变化，更深刻地展现喜、怒、哀、乐等情感。其演奏形式，由5个乐手组成的小乐队（俗称鼓手班）组成，配制清楚，分工明确，司鼓手是乐曲演奏中的轻、重、快、慢的总指挥，首席唢呐负责“发头子”（即引子）和吹奏曲牌的高八度，次席唢呐则吹奏低八度，两支唢呐同时吹奏起来，形成“八度和弦”，声音高亢，常常相距两三里地都能听到。音调高高低低，忽快忽慢，悠扬转折，有时会激起人扬帆千里的斗志，有时会让人倾诉出心中的无限苦闷。

“过山牌子”红喜事可吹奏《新春红》、《喜相逢》、《四季红》、《月林好》、《双蝴蝶》等。新娘上轿前一定要吹奏《离娘子》，否则新娘不会上轿。寿宴时要吹《老年高》、《红流水》、《坐堂园林好》等曲牌，90岁以上的还要吹《寿诞开》和它的青板。

“沧海桑田，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改变，受现代电影、电视等新事物及互联网的强大冲击，加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传统的认识不足，比如在丧事中洋鼓洋号吹奏《今天是个好日子》歌曲时，主家也不以为然，更富喜、怒、哀、乐等情感的传统过山牌子演奏在民间日渐式微。全州县过山牌子乐手较40年前已减少了二分之一，且大多数人数人长年在外打工，年轻的生力军寥若晨星。照此下去，学习和传承‘过山牌子’恐怕后继乏人！”唐义武担忧地说。



▲唐义武(中间击鼓者)和他的唢呐队



▲唐义武在拉二胡



▲唐义武在全州县老年大学教学